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华大国学  
经典文库

# 福乐 智慧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 著  
耿世民 魏萃一 译

维吾尔族 古典长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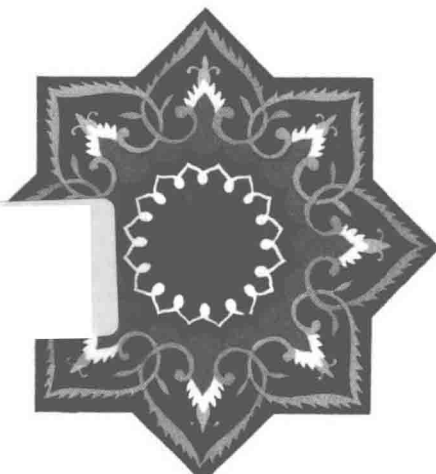
中华大国学  
经典文库

# 福乐 智慧

维吾尔族古典长诗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 著  
耿世民 魏萃一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乐智慧/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 耿世民, 魏萃一译.—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6.3

(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

ISBN 978-7-5078-3847-3

I. ①福… II. ①尤…②耿…③魏… III. ①维吾尔族—古典长诗—中国

IV. ①I22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7647号

## 福乐智慧

著 者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

译 者 耿世民 魏萃一

责任编辑 封维力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http://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60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6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847-3/ G·1460

定 价 52.0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http://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总 序

近年来，“国学热”在海内外不断升温，“大国学”理念受到许多国学大家提倡。国学之兴，彰显着中华文化纵贯古今的传承和认同、横跨四海的魅力和影响。国学之大，在于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在于其厚重深邃、历久弥新。《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本着传播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觅不朽于浩瀚，收录了包括汉、藏、满、蒙、回和西南各民族在内的 56 个民族的传世作品，希望能帮助捧卷品读的朋友，从中启迪智慧、激荡情怀、汲取力量。

文化有渊源，但文化无疆界，中华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积极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继承独特文化传统、独特历史命运、独特基本国情的鲜明中国特色，展示我们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展示我们兼爱非攻、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发展理念，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和聆听中国。我们负有责任和使命，推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

文化传播是国际传播的根本要义。国际传播是文明交流、民心沟通，不是灌输教化、强弱分明；是润物无声、滴水穿石，不是立竿见影、一役之功。以文化人、以理服人，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契合我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我国主要国际传播媒体，一直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努力搭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通过 65 种语言的文化节目、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吸引了数以亿计的海外受众和数以万计的汉语学员，许多国家的朋友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典籍和故事津津乐道。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正是我们深化文化传播的一次新的努力。

“居高声自远”，站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高地上，我们有信心把中华文化的思想价值和智慧光芒传播得更远，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王庚年

## 序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的《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是一套规模宏大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丛书，也是新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壮举。它对于弘扬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加强各民族的和谐和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黑货”，使人们长期对国学有所忌讳和忽视。改革开放以后，自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继承我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性。尽管对于“国学”的内涵和外延，学术界不无歧见。狭义的“国学”，前人多指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传统“汉学”。而“中华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则始于新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国学，是56个民族创造的”。这就为“中华大国学”概念奠定了明确的理论内涵和外延。

由当今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华大地上，自古便繁衍着众多的民族

和氏族部落，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论述，既有源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种，也有从中亚东移的雅利安人种，还有从南亚北上的南太平洋人种。很自然，各个民族和氏族部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在五千多年汇聚和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和氏族的文化既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吸取、相互借鉴，又各自发出独特的光辉。今天，占全国人口 92% 的汉族本身就是由历史上的华夏族与周边的许多民族和氏族融合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汉族文化自然也融会有历代许多民族和氏族的文化创造。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对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使我国文化和学术产生了划时代的走向现代化的深刻剧变。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不但不能割断历史传统，相反，必须从历史传统中汲取优秀的养分。文化的现代化总是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的，只有充分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努力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够超越传统文化。认识文化发展的承前启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历史趋势和规律，人们就不难理解和认识《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中华民族文化精深博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典籍不可胜数。这自然给文库的编选带来很大的难度。这套丛书除“汉学”文献外，还收辑有少数民族典籍 42 种，不但包含传统汉学的“经”、“史”、“子”、“集”，以及历代名家的

诗文、小说的精选，还选辑有少数民族的富于代表性的著作，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史籍《红史》、《萨迦世系史》等；蒙古族史籍《元朝秘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满族历史著作《满族源流考》；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还有彝族、土家族、苗族、瑶族、毛南族、壮族、仡佬族等民族文化典籍，如《查姆》、《梅葛》、《阿诗玛》、《召树屯》、《布洛陀经诗》、《莫一大王》、《过山榜选编》、《盘王歌》，等等。其中既有历史学术名著，也有民间长期流传的民歌和英雄史诗。尽管难免会有疏漏，但其篇幅之浩大，可谓涵盖了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术的灿烂光辉！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便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我们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今天，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接近实现，我们正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的编辑出版，无疑正当其时。近年介绍国学成果的著作虽然出版不少，像《永乐大典》等的重新出版，工程之浩繁可以想见。但从“中华大国学”的视野，涵盖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学术来选编，这套丛书确实做了前人还没有做过的工作，为人们了解中华大国学提供了一套难能可贵的选本。我相信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热忱欢迎，也深信这一套丛书，一定会以它的精致而丰富的内容，以它宏阔的学术眼光和高度的编辑质量，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为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华新文化，并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作出自己出色的贡献！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张炯  
2016年1月20日于北京

## 出版说明

《福乐智慧》成书于1069—1070年，是维吾尔族著名的古典叙事长诗，直译为《赐予幸福的知识》。公元11世纪曾经盛极一时的喀拉汗王朝已经分裂为东西二部，宫廷内讧，战乱频仍，法度毁坏，世风日下，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面对这一社会现实，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了以阐明兴邦治国之道为主题，“把人们导向幸福”的《福乐智慧》，这是用回鹘文（古维吾尔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作品在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开创了维吾尔诗歌古韵律双行体的先河，而且全诗思想深邃、句式优美、韵律严谨、艺术手法娴熟，是耸立在维吾尔古文化史上的第一座文学丰碑。

长诗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赞美真主和先知，歌颂英明君主，劝谕统治者公正、睿智、知足；同时还分析和评价了当时各行各业的现实作用。诗人通过国王和大臣的关系，阐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国家的兴衰成败，不仅是国王一人之事，而同

他所依靠的人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长诗围绕以上这个并不复杂的情节叙事说理，以诗句的形式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深入的议论。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还反映出维吾尔族在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哲学、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从而使《福乐智慧》成为一部具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重要巨著。

《福乐智慧》流传至今的有三个抄本。一为维也纳本，于1439年在赫拉特城用回鹘文抄成，现存维也纳国立图书馆；一为开罗本，用阿拉伯字母抄成，现存开罗“凯迪温”图书馆；一为纳曼干本，或称费尔干纳本，比较完整，约抄写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现存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近世以来，国外学者对《福乐智慧》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土耳其学者对三种抄本进行汇校，于1947年出版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本，最为完整。中国对《福乐智慧》的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1979年出版了汉文节译本，198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拉丁字母原文转写和现代维吾尔语诗体译文合刊本，1984年5月出版了由回鹘文转写而后再译成现代维吾尔语的全本。1986年10月出版了由拉丁字母标音转写的汉文全译本。对《福乐智慧》及其作者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一个有完整体系的“福乐智慧学”。1986年9月和1989年10月曾两次在《福乐智慧》的诞生地——今喀什市召开了我国福乐智慧学术讨论会；1989年初，在喀什又专门成立了福乐智慧研究学会。

《福乐智慧》的创作为后世维吾尔文学的繁荣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三个世纪后开创中亚文学的“喀什噶尔时代”准备了必要条件。相信这部经典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一定能为读者带来更多的精神收获。这也是我们此次以“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再版这部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的意义所在。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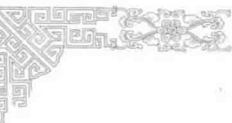
## 导 言

《福乐智慧》(Kutadoqu Bilig)(下面简称《福》书)为黑汗王朝时期,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全诗共82章,长达一万多行,为巴拉萨衮人尤素甫(Yusuf)写成于回历462年(公元1069—1070年),献给当时喀什统治者布格拉汗阿勒·哈三·本·苏来曼(Buqrahan AlHasan b.Sulayman)。

关于《福》书产生的时代背景,请参见我在《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一书中所写的导言,这里就不赘述了。

关于作者生平情况,除《福》书本身外,别无其他史料可参考。我们从书中下列诗句知道,作者尤素甫,出生在虎思斡尔朵(即巴拉萨衮)城,后迁居喀什、并在那里完成其作品。当他把它献给黑汗王时,得到侍从官(Khāss hājib)的称号。

他出生在虎思斡尔朵,  
家庭是名门世家。



为了完成此书的写作，  
他曾离开自己的故乡。

他在喀什噶尔，  
终于写完了自己的著作。

他把此书在国君面前朗诵，  
得到桃花石哈拉布格拉汗的赞扬。

布格拉汗对他十分尊重，  
以优厚的赏赐酬劳他的聪明。

赐给他哈斯哈吉甫的称号，  
封他为自己的近侍臣。

他因自己的诗作受到尊敬，  
为此人们称他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

此外，我们从书中知道尤素甫是在年事已高时写成此书的，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五十岁已向我伸手，  
我像乌鸦一样的头变得像天鹅一样。”



“我的脚上虽无脚镣已走不动，  
我的眼光变暗已模糊不清。  
快乐已消失，心火已熄灭，  
青春之名已远离了我。”

再有，他对书名做了如下解释：

“我给此书起名叫《福乐智慧》，  
愿读它的人幸福，得到帮助！  
我说了话，写了书，  
伸开手抓着了两个世界。”

《福》书的中心内容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是教导人们如何得到“幸福的智慧”。下面我们扼要介绍其内容：

书前有两篇应为后人所加的序言，一为散文体，一为韵文体。

长诗正文开始为对真主、先知及其四同伴的一般赞词，之后为对布格拉汗的颂词（Kasida），它以描写春天开始。接着几章谈到七行星及黄道带十二星座，人类的尊严、语言的有益与无益，以及善行、知识和智慧、本书的意义，人的衰老。之后为向真主致谢，并乞求宽恕。

长诗的主要部分情节简单，采取对话的形式：

国王日出（Kun tooqdi）需要一大臣。月圆（Ay toldi）慕





名来谒见。月圆以其高尚的品德得到国王的信任。之后月圆病重死去。临死时，月圆后悔自己虚度一生，并给其子贤明（Qgdūlmix）留下遗言和一封向日出推荐其子的书信。

国王又让贤明承袭父位，对他十分信任。一天，国王要给新的大臣找一名助手。有一很适合此职之人，名叫觉醒（Odoqurmyx），他是贤明的族人。但此人已遁世隐居于山林，进行苦修。虽经国王及贤明再三邀请，终不能使其放弃苦修生活。

时光流逝，贤明因碌碌无为而感到不安，因而产生了厌世念头。贤明去和觉醒商量。后者让他打消这种想法，并劝他要努力造福人类。之后，觉醒染病，让大臣贤明来看他，对他说他夜里做了一梦，梦见他把站在五十层阶梯的骑士递给他的一杯水一饮而尽，并从那里升到了天上。贤明解释说这是长寿象征。隐士觉醒不信，认为这是他将不久于人世的征兆。不久，隐士死去，留下一手杖给国王，一钵给贤明作为纪念。

长诗最后表达了对世风日益败坏的不满，哀叹青春的逝去以及对亲友错待他的不平。这些虽与整个长诗内容不协调，但研究者一般认为应出自尤素甫本人笔下。

《福》书是用较纯的突厥语写成，阿拉伯、波斯语词不超过一百个。书中许多表示科学的术语（如各种星名）及抽象名词都用突厥语表示（如回鹘文献一样）。不能排除该书是先回鹘文写成的可能性（虽然现存写本中两个用阿拉伯字母写成，一个用回鹘文写成的也应源于阿拉伯字母写本）。这种可能性